

探险
继续探险
蛊惑

第一部 下卷

卫斯理

science fiction

珍藏版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科幻小说经典

中南大学图书馆



000047721

卫斯理

science fiction

科幻小说经典

中南大学

图书馆藏

第一部

44. 572
WSL2. 24
V. 1. 2

44.572
WSL2.24
V.1.2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陈明亮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卫斯理科幻小说经典(第一部)/卫斯理 著 - 兰州
敦煌文艺出版社,2002.09

ISBN 7-80587-763-7

I. 卫… II. 卫… III. 科幻小说-作品

IV. 1628.5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定(2002)第 035261 号

卫斯理科幻小说经典

(第一部)

卫斯理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兰州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:26 字数:750 千

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ISBN 7-80587-763-7/1·694

定价:38.00 元(上、下册)

目 录

探 险	/ 1
自 序	/ 3
第一章 白素带回来的一百五十二卷录影带	/ 4
第二章 陈谷子烂芝麻的往年事	/ 15
第三章 白老大血溅小书房	/ 26
第四章 缅甸剑和紫金藤	/ 36
第五章 不会救人只会杀人	/ 47
第六章 妈妈可能是傀儡人	/ 57
第七章 不可思议的烈火女	/ 67
第八章 三年一聚 新旧交替	/ 78
第九章 千方百计打探隐秘	/ 89
第十章 四色名贵礼品	/ 100
第十一章 大闹哥老会	/ 111
第十二章 救命之恩难以言报	/ 122
第十三章 美人救英雄情节虽老套风光却旖旎	/ 133
第十四章 快乐家庭何以骤变?	/ 144
继续探险	/ 155

白 序	/ 157
第一章 前言和戏言和遗言	/ 159
第二章 美丽不羁的女中英豪	/ 170
第三章 深藏不露的高人	/ 181
第四章 独目天王的再传弟子	/ 192
第五章 一个大麻子	/ 203
第六章 轻笑往返生死关	/ 214
第七章 铁头娘子	/ 225
第八章 江边诉情怀	/ 236
第九章 女 儿	/ 247
第十章 宇宙飞船	/ 258
第十一章 天 意	/ 269
第十二章 神仙搭救	/ 280
第十三章 另外还有人看到了	/ 290
第十四章 摇到外婆桥	/ 301
尾声：人生历程一如探险	/ 314

蛊 惑 / 317

序 言	/ 319
第一章 合家上下神态可疑	/ 320
第二章 大少爷身上发生了怪事	/ 332
第三章 不断的死亡威胁	/ 345
第四章 苗疆奇遇	/ 358
第五章 美女芭珠	/ 372
第六章 可怜的新娘	/ 387
第七章 河上的葬礼	/ 396
第八章 “蛊”的假设	/ 405

● 卫斯理 著

探

險

自 序

《探险》这个故事，看起来，好像应该名为《探秘》，因为整个故事，讲的是白素兄妹探索他们母亲的秘密。白老大坚决不肯把故事透露，事情牵涉极广，又复杂又神秘，风格也很独特。但由于有白老大关于人心险恶的一番感叹，称为《探险》也未尝不可。

要声明的是：《探险》的故事没有完，只是上半部，或许只是三部中的第一部。由于故事的发展，往往意料不到，写作人遇上这种不受控制的情形不多，但一旦遇上了，大都欣喜若狂，因为这种情形可遇不可求，替写作带来无穷乐趣。所以读者自然更可以得到阅读的乐趣，故事总会有结束的，只是不在这本书结束罢了。

故事会在哪本书中结束呢？在《继续探险》，也许。

卫斯理

第一章 白素带回来的一百五十二卷录影带

白素从苗疆回来了。

她曾说过,要留在苗疆三个月到半年,结果,是五个月。在这五个月中,我们有过几次电话联络,那是她离开蓝家峒,到有长途电话可以打的城镇时,和我联络的。我每次都问她:“你留在苗疆,究竟是为了什么,是不是要我来帮助你完成?”

白素的声音,听来相当疲倦:“你知道我是为了什么,何必明知故问呢?”

我确然知道她是为了什么要留在苗疆,她说过,她是为了要“改造”那个女野人,女野人在苗语之中,被当作半人半兽的怪物,发音是“红绫”。

白素为了红绫而留在苗疆——这一点我知道,我不知道的是,她为什么要为了红绫而留在苗疆。

白素看来并没有要告诉我的意思,我也不便过问。我们太了解对方了。我知道她要是不想说,问了也没有用。而且,我更明白,她不想说,必然有她不想说的理由——必然是极充分的理由。

虽然她不说需要我帮忙,但确然也有好几次,我想到苗疆去看她。尤其是温宝裕,很有点“假公济私”,一直在怂恿我到苗疆去,他正好随行,也好和蓝丝相会,可是我总有许多事要做,总有一千个走不开的原因。

当然,真要走,也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绊得住的,但是我总觉得,白素留在苗疆的决定,十分仓促,像是有什么不可告人之秘,我要是去了,是怕反倒对她在进行的事,有所妨碍,因为我根本

不知道她在做什么。

近来,这种“我不知道白素在做什么事”的情形,好像越来越多了。像上一次,我和温宝裕在降头之军国,和正反两派的降头师周旋的时候,我就知道,白素曾和著名的女性传奇人物木兰花有过接触,曾商议过一些事。但是至今为止,她连提都没有提过,只是不否认曾和木兰花作过交谈,并且说木兰花十分精彩,相见恨晚。

又例如,上次在那个必须化了妆才能参加的拍卖会,我和白素曾打赌,看谁化的妆不济,会被对方认出来。那次,我化妆成了一个白种人,把汗毛都染成金色,在会场紧张了半天,没把白素认出来,以为打赌输了,垂头丧气回去,却发现了白素留下的字条,说是重要的事,未能参加打赌——她根本没有去。

可想而知,那重要的事,一定真的十分重要,可是一直到现在为止,我仍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事。

我曾向她提也过抗议,把她留下的字条,直送到了她的面前,质问她:“临阵脱逃,究竟是什么事?”

白素若无其事地笑,看来绝无意回答我的质问,反倒一伸手,把字条抢了过去,一下子就撕成碎片。我又道:“除非有合理的解释,不然,照你的行为来说,你输了。”

虽然是我和白素,谁输谁赢都没有什么大不了。但是我们在作这样的赌赛之时,就算不是“童心大发”,也是“少年心大发”。白素的好胜性相当强(越是平日温柔的人,好胜性强起来,也格外令人吃惊),我估计她不肯认输,会把临阵脱逃的原因说出来。

我自认我这样的“逼供”技巧,十分高明——实际上,也确然起了一定作用,因为白素在听了我的话之后,半转过身去,过了一分钟之久,她才道:“没有合理的解释,我认输了。”

她说得十分沉重,我倒反而为了要缓和气氛,而打了几个“哈哈”,自然,以后就再也没有提起过,所以,我不知道她去了做

什么。

这次，她为什么要为一个被苗疆灵猴养大的女野人而留在苗疆，我也不了解。

不错，那女野人红绫，可以说是一个奇迹，十分值得研究，也值得使她逐渐回复正常，可是这事交给蓝家峒的十二天官去做，已绰绰有余，何必要亲自留在苗疆呢？

在我押着温宝裕离开苗疆时，也曾问过她这个问题。她分明顾左右而言他，随便找了一个理由：“我要教她讲话，她不能只会讲苗语。”

当时我没有追问下去，因为我看出白素在掩饰着什么。当你看出别人在掩饰什么时，再追问下去，非寻根究底不可，是一件十分无趣的事，虽在至亲好友之间，也是可免则免。

我只是咕噜了一句：“女野人要是能学会说苗语，已经很不错了。”

那是我确实的想法，因为女野人红绫，可以在苗疆生活，蓝家峒的十二天官，就除了“布努”这种苗语之外，不会其他语言，他们也生活得很好。

“不知道白素在做什么”这种情形，我当然不是很喜欢，所以，等她打电话告诉我，她已经在机场，很快就可以回来时，我有打算，见了她之后，要好好解决一下这个问题，不然，这种例子越来越多，就真的不妙了。

我到机场去接白素，白素一出现，在她身边的，是两只相当大的行李箱，而且，看来十分沉重，白素推行李车，推得相当吃力，我连忙奔过去，和她一起推动行李车，也显著地感到沉重。

我说了一句：“好家伙，什么东西，那么重？”

白素笑而不答，我正想趁机说：“又要故作神秘，你有太多的事我不知道了。”

可是当我向她看去，看到分别五个月的她，虽然风采依旧，可是神情之中，有一股难以形容的惘然之感，那是我以前从未

曾发现过的。

那使我十分吃惊,也十分担心,也感到在这样的情形下——假设她有重大的心事,我就不应该去打扰她,等到时机成熟时,她自然会告诉我,我应该相信她的判断力和决定力,因为我毕竟是她最亲的亲人。

所以,我把要说的话,硬生生咽了回去,只是不住向她问苗疆的事,她也一一回答。

等到把两只大箱子搬上车子时,白素才道:“这两只箱子里有点录影带,希望你能认真看一看。”

我连想都没有想,就一口答应,又顺口问了一句:“录影的内容是什么?”

白素答道:“红绫的生活剪影。”

我呆了一呆:红绫的生活剪影。这个女野人的生活剪影,和我有什么关系呢?白素为什么要我“认真看一看”?我向白素望去,却也无法在她的神情之中,得到任何进一步的线索。

回到了住所,把两只大箱子搬进去,白素以第一时间,把箱子打开,我向打开的了的箱子一看,伸手指着箱子,张大了口,说不出话来,双眼发直,望定了白素。

我虽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,但是我可以肯定白素一定明白我的意思。

在那两只大箱子之中,全是满满的盒状录影带,就是大家十分熟悉的那种,看到盒子外都标明,每盒是一百八十分钟,我估计超过一百盒。

那么多录影带,若是要“认真看一看”,那得花多少时间?就算录影带的内容极有趣,也是一桩苦事,何况那只是“红绫的生活剪影”。

白素深知我的性格,不适宜做这种事,所以我只要张大口望着她,她就可以知道,我的抗议虽然无声,可是却强烈无比。

我的抗议有了效,白素叹了一口气:“一共是一百五十二盒,每

天一盒，你可以看到这五个月之中，红绫的显著变化。”

我仍然维持着原来的姿势，白素又叹了一口气：“你若是真的没有兴趣，可以快速把录影带卷过去。”

我知道，白素这样说，已经可以说是最大的让步了，我耸了耸肩，白素忽然笑了起来：“我替你找一个人，陪你看。”

我把她抱近身边：“你？”

白素笑：“我当然要看——我是百看不厌的，另外一个人是——”

她说到这里，已传来了温宝裕大呼小叫的声音，他在叫着：“有朋自苗疆来，不亦乐乎。”

他一面叫着，一面跳了进来，捉住了白素的手，用力摇着，他看到了两大箱录影带，又叫了起来：“这是什么？苗疆实录？”

白素道：“可以说是，你一定有兴趣看。”

温宝裕全身都在笑，搓着手，连声叫：“快，快放来看，快放来看。”

我看到录影带盒上，全有着编号，我向其中写着“一”字的一盒，指了一指，温宝裕立时将之取起来，走向电视机。

直到这时，我才发现温宝裕不是一个人来的，胡说也跟着进来，只是他的沉静，和温宝裕的喧闹跳腾，形成强烈的对比，所以几乎使人不觉得他的存在。

当我看到了他，他才说了一句：“小宝要我来看看苗疆风光。”

我看到温宝裕这样兴高采烈，就提醒他：“全是女野人红绫的生活剪影，你别太兴奋了。”

温宝裕向白素一指：“卫夫人告诉我，蓝丝对红绫很有兴趣，也有很多她的镜头，足可以慰相思之苦。”

这小子是豁出去了，连“相思之苦”那么肉麻的话，居然也公然宣诸于口。

白素只解释了一句：“这是你们离去之后的第二天所录影到

的情形，我花了一天的时间，去购置录影的设备。”

这时，电视荧光屏上，已经有了画面，人、物、环境，我和温宝裕到过苗疆，看来自然十分熟悉，可是对胡说而言，却是新鲜之至。

胡说看到了红绫的面部特写时，发出了“啊”地一下惊呼声：“她有一双精灵的眼睛。”

白素道：“是，她聪明之极，学习一切，上手之快，出乎意料之外。”

接着，看到了蓝丝，温宝裕手舞足蹈，几乎没有要把电视机拥在怀中。

蓝丝拿着一只竹筒制的碗，碗中有黑糊糊的一碗不知什么东西，她正用一种十分原始的方法，在喂红绫吃那种东西——她用手指，拈起那黑糊来，放进红绫的口中，红绫十分顺从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三小时的录影带，确实全是“红绫的生活剪影”——要说明的是，第一卷“编号（一）”，我是从头到尾，耐着性子看完的。

一来，因为那是第一卷，二来，有相当多时候，红绫和蓝丝在一起，温宝裕看得津津有味，三来，要是连一卷都不看完，怕白素会不高兴，四来，才开始看红绫的生活情形，也相当有趣。

面从第二卷开始，我就没有这样的耐心了，不过，只要我一看录影带，白素就陪在我身边。作旁白解释，他的耐心之强和兴致之高，令人吃惊。

当红绫在吃这种黑糊糊的东西时，白素解释：“那是十二天官和蓝丝合力炮制的灵药，吃了之后，可以使身上的毛发，回复正常。”

红绫这时穿上了比较正式的衣服，看来她对穿上衣服不是很习惯，可是又十分喜欢，不住用手去拉扯着衣服，蓝丝和白素，已迫不及待开始在教她说话，先教她说五官的名称。

的确，红绫学说话相当快，第一盒录影带，记录下来的只是

一日之间的事，等到天色黑下来的时候，她已经可以字正腔圆地说“眼睛”、“耳朵”、“鼻子”等等了。而每当她说对了，得到了白素和蓝丝的嘉奖时，她就十分高兴，发出大笑声来。

那是真正的笑声，不是吼叫声——温宝裕听到了她的笑声之后，大是感慨：“我第一次听到她发出笑声，就知道她是人，别的生物不会有笑声，而且，她的笑声，听来还十分豪爽。”

是的，红绫发出的笑声，十分豪爽，不但豪爽，简直是肆无忌惮，只有一个毫无心机的人，才会有这样毫无保留的声音。

当她笑得高兴时，她还会蹦跳，一跳老高，弹跳力之强简直不可思议，有两三次，她忽然伸手搂住了白素，抱着白素一起跳了起来，也是可跳高超过一公尺。

至于她自己在跳跃的时候，可以轻而易举，抓住离地三公尺的树枝。

在录影带中，自然也可以看到，围在红绫身边的苗人，包括十二天官在内，莫不瞪着红绫，神色骇然。

白素的旁白是：“十二天官十分用心，他们都承认了红绫是人，是一个从小遭到了意外，流落在苗疆，给灵猴收养了的人。”

第一卷录影带，就在这样的情形下看完，三小时的时间并不算长，温宝裕意犹未尽：“第二卷，再看。”

白素道：“第二天一早，蓝丝就离开了，所以从第二卷起，就没有她。”

温宝裕大是失望，把第一卷录影带取了出来，在手上抛上抛下，白素看透了他的心意：“你可以拿去翻录，再把原带还我。”

温宝裕大是高兴，一声长啸，向胡说一挥手，一阵风也似，向外掠去。

胡说忙跟到门口，向我道：“卫先生，我怕没有时间看那么多，你看完之后，把内容告诉我们。”

我一面答应着，一面立时向白素望去。

我的目的十分明显，是在询问白素，是不是可以免役，请她

把内容告诉我。

可是白素却避开了我的目光，显然她仍然坚持她的意见，要我一卷卷看下去。

从第二卷起，一直到第一百五十二卷为止，我自然无法详细叙述看每一卷时的情形——真要那么做的话，要花许多万文字来记述，我只好简略地说一说。

先说我看录影带的情形，一共超过四百五十小时，就算我每天花十小时来看，也要看一个半月，所以，在很多情形之下，我不理会白素显著的不满，是用快速前卷的方式略过去的。看过录影带的人都知道，在快速前卷的时候，还是可以看到画面的，只不过跳动不定和没有声音而已。

被我略过去的部分，大多数是红绫学习语言的过程——她虽然学得很快，可是过程总也很闷人。

就这样，我也足足花了十二天，每天几乎废寝忘食，才把全部录影带看完。

看完之后，我也不禁呆了半晌，因为这五个月，发生在红绫身上的变化，实在太大了。

大约是在十天之后，红绫身上的长毛，就开始大量脱落，才开始的情形，相当令人吃惊，因为是一片一片脱落的，并不是全部由密变疏，就像是忽然被剃去了一块那样子，比全身长毛的时候，还要难看。

才一看到这种情形，我不禁吓了老大一跳，失声道：“这女孩子，变得比全身是毛还要难看，这怎么得了……”

白素大有同感：“开始的时候，我也着急，看下去，你就会放心。”

我没有再说什么，白素在略停了一停之后，又道：“你对她倒也很关心。”

我笑了起来：“你为她留在苗疆，照顾这女野人，要是把她弄成这么难看，那是你的失败。”

我的回答，用意十分明显——我只是关心白素的成败，并不是关心红绫。

白素听了之后，没有再说什么。在红绫身上的长毛，大片大片褪下来的时候，她的样子，真正难看之极，可是褪了长毛之后的皮肤，先是呈现一种十分难看的肉红色，但过了三四天，就渐渐变成了正常的颜色。

我看到这一部分的时候，又略有意见发表：“很显然，她是亚洲人。”

白素同意：“范围可以缩得更狭窄一些，她是黄种人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亚洲人的范围比较大，印尼有大量的棕种人，印度有雅利安白种人，黄种人的范围就狭窄得多。我试探地道：“可以缩窄为中国人。”

白素却没有回答。

在那十来天之中，红绫的外形在改变，她的内在，也在改变，她学习语言的能力，十分惊人。一定是白素和十二天官同时在教她说话，白素教的，是中国的北方话，十二天官教的自然是属于苗语族系的“布努”。

即使对一个正常的人来说，同时学习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，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，何况红绫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语言，她的发音组织，更适合咆哮呼叫，对于言语的复杂音节，对她来说，应该艰难之极。可是，正如白素所说，红绫有过人的智力，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，她学得极快，而且，她知道看到什么人，该使用哪一种语言。

这种情形，看得我目瞪口呆。

白素的说法是：“红绫的脑部，二十年来，一直在渴求知识，人类的知识，可是她却得不到，一旦得到了，她吸收知识的能力之强，真叫人吃惊，想不到一个野人，连一身长毛都没有掉清，可以说简单的会话了。”

我也叹为观止：“而且是两种不同的语言。”